

# 勒克莱齐奥与小蚂蚁

杜青钢

**摘要：**本文通过论述勒克莱齐奥命名的一所幼儿园，试图勾勒出作家作品中两个反复出现的主题，即“小蚂蚁”意象和回归童年。论文着重叙述勒克莱齐奥在幼儿园的参观过程，从细节中展现作家在诗学与哲学层面的独特性。与老子一样，勒克莱齐奥始终活在“元精”所滋养的盛放童年里。

**关键词：**勒克莱齐奥 蚂蚁 童年 元精 诗学

研究一位作家有多种途径，几十年来，我在寻找自己的路，一条于我更见效、能如实说点什么的路。为此，我曾在理论的密林里苦苦摸索，来回滚爬。直到有一天，突然发现我更亲近意象，气态偏向诗人，强我理论，往往捉襟见肘。于是，我大步走向叙事。在此，我谨提供几桩有关勒克莱齐奥的鲜活事体，讲一讲大作家与蚂蚁的故事。

两年前，勒克莱齐奥应邀来武汉参加方方举办的法国文学周，国内来了三十多个知名作家，十位专家，法方来了五位文学名流，盛况空前。真正的主角，却是勒克莱齐奥，学术大会以研读他的作品为主轴。在华工开过两场研讨会，大队人马移到船上，自宜昌逆游三峡。一路座谈，研讨，私聊，围绕一个主题：生存与创作。这个题目是许钧和方方选定的，能张能缩，都有话说。漫谈一整天，大伙收益巨大。

翌日，天高气爽，我与勒老在船头闲聊，几近天人合一。重点谈拉封丹寓言。我们发现，越小的动物，喻义越深。《知了与蚂蚁》尤其耐读。船到神女峰时，我想起好友的嘱托：瑞中的头领要办一家三语幼儿园，想请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起个祥名。勒老年近八十，薄虚名，

轻易不题字。我犹豫再三，最终，还是吐了托请。

听说谢武两字，勒老关切问：“就是那位常去巴黎听歌剧的善友？你俩一起举办了五届法语戏剧节？”我频频点头，并补充：“这厮有理想，为弘扬法语做了大贡献。”勒老庄重回答：“世态浮躁，我敬重有理想的人。为幼儿题字，很荣幸，我应了。”沉吟片刻又说：“这事挺庄严，我得仔细想想。”

轮船靠江边缓缓行驶，右岸响起了蝉声，绵延不绝。勒老仰望绝壁，眉头一动，欣嚷：“朋友，名头有了。”大作家拿出小本，操法语写道：Pour monsieur Xiewu, Bienvenue à la Petite Fourmi (赠谢武先生，欢迎来小蚂蚁幼儿园)。收笔时，抬头询问：“叫小蚂蚁，如何？”我立即回答：“这名称，挺可爱的。”理由显然：无论在法兰西还是中国，蚂蚁都是勤劳的象征，而勤劳是人类的第一优品。静下一想，却有点犹豫：中国的家长要求甚高，个个望子成龙，盼女变凤。仅勤劳，远远不够。在当下语境中，勤劳有时等同于下苦力。君不见，以蚂蚁闻名的，只有搬家公司，但是，没有谁立志要做搬运。

我点了赞，也说出了担忧。勒老循循开导：“刚才，你背诵了拉封丹的《知了与蚂蚁》，这寓言意味深长。夏日里，知了空唱，蚂蚁却一点一滴，储备粮食。入冬，知了一命呜呼，蚂蚁丰衣足食，悠哉乐哉。这是生存之道。众所周知，蚂蚁组织严明，井然有序，从中，孩儿们可体会集体生活的要义。还有，蚂蚁具有超能，可举起重量超过自身几倍的物体。”

为了说服我，勒老讲了克雷松夫人的故事：克雷松是密特朗手下的农业部长，她的名字在法语里是一种植物。那一年，女部长访问日本。回国后，记者问她有何感触，部长答：一群蚂蚁。东京人口密度大，到处人头攒动，熙熙攘攘，想到蚂蚁也顺理成章。媒体却指责：部长女士，这么讲不礼貌，怎么能把人说成蚂蚁呢？部长辩解说：我没恶意，我想表达的意思是，他们组织有序，很勤劳。

见我久久不接话，勒老又说：“如果你觉得不妥，我再想一个，

或者，你帮我取一个。”我坦言：“此刻还没有更好的点子。”

午饭后，我拨了电话，谢武学过法语，听到小蚂蚁三个字，连声叫好。我不放心，追一句：是否请大作家再写一个“花蜜蜂”或“小龙凤”之类的光艳名目。谢武一口推绝：不用了，La petite fourmi 很好。我没再坚持，回去后，转交了墨宝，却存了顾虑。并且，在好奇中静静观望。

终于，谢武在微信中宣告：我们的幼儿园叫“小弗米”。我看过，心堂一亮，由衷赞赏：以弗米音译蚂蚁，是大手笔，有神来之意。第一，民以食为天，以米落足，点明生存之本。能吃，是人类的一大优点，中国的孩童常常要父母追着喂饭。第二，幼儿需要成人带，弗加人，即佛，仿佛有天神庇护。第三，法国新婚夫妇走出教堂时，亲友会往他们身上撒米，那叫福米，与弗米同音，饱含幸福，携带异国情调。简单三个字，却在中法文化之间架起一座绚丽的桥梁。真真的，妙不可言。

一年过后，小弗米开园，勒老应邀参观，用他的话说，度过了近几十年最难忘的一天。许钧陪勒老而来，感叹良多，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：勒老年近八十，知道如何与孩子交流。我们在幼儿园度过了两小时，孩子们扮成小蚂蚁，活蹦乱跳。勒老装知了，与孩儿互动，笑平了脸上的皱纹。

再添些细节，进门前，30个小孩列队欢迎，用法语欢叫：bonjour, salut。勒老满脸微笑，用中文回复：你们好，你们好。而后，大伙在他题的小弗米下合了影。进入内间，开始集体活动，老师首先用中文读了《树之国》两个章节，勒老接着用法语读了三段，皆大欢喜。《树之国》是勒老的一个短篇，为孩子们而作，三千来字，写一个小男孩林中探游，与树对话，同自然融为一体的故事。勒老读得极认真，声情并茂。随后与孩子互动，载歌载舞。勒老的表现像个孩子，眼中透纯真，用成语说，叫返老还童。我不禁想起往事：六年前，我与勒老初识于南京大学。茶歇时，我向勒老提了个问题：“您读过《道德经》

吗？”勒老答：“读过几个版本，但我不知道读懂没有。”那一瞬，我见识了作家的谦逊，那是老子的气韵。为天下溪，常德不离。

置身小弗米幼儿园，我已确认，勒老读懂了老子。在他的言行中，我看到了《道德经》的几个关键词，比如，复归于婴儿，见素抱朴，大盈若缺。最早接触勒克莱齐奥，是在三十年前，我读了他的《蒙多及其三个故事》，此刻回想，脑海里浮出了大海、沙滩、白屋、脚印，端头是一位逃学看海的少女。

作者在《吕芭比》中写道：“女孩坐在岩石间，离水很近，浪花一波又一波，舔她的脚。四下无人，只有太阳、微风、大海。”文中展示的是西方的四元素：土、水、火、气，整一个返璞归真。此乃老子面世的态度。

在三峡游轮上，曾有学生问《吕芭比》的创作动因，勒老说：“在毛里求斯岛上，有一位老妇人生活在岛中央，过了一辈子，从未见过大海，我便萌发了写看海的心念。”移到小说里，老人变成了小孩。我觉得，这是复归婴儿的体现。于是在小弗米，我看见了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与儿童共舞。穿越时空，智者走到一起。传说中，老子在娘胎里待了很久，生下时已达八十高龄。这里头有些玄机。

在幼儿园，我们足足待了两小时，离别时，勒老留下一段话：

在武汉的天空下  
三十个小弗米  
点燃了旭日  
我忘不了他们  
明天的中国  
将由他们去建设  
感谢谢武先生  
小弗米常青

第二天，在武汉大学报告厅又举办了一场三人谈，勒老、许钧和我，就生活与写作，各谈经历与体会。勒老再次提到小弗米，间夹他对汉字的诗性感悟：

“汉字独然有趣，最大的特点，是单音节。世界上的单音文字并不多，我知道的，有墨西哥的马雅文，实属罕见。法语有这个走势，但要变成单音节，起码要等一千年，与汉字相比，法语还很年轻，需要假以时日。汉字的书写也很有意思。昨天在小弗米幼儿园，我让两个孩子写自己的名字。小女孩叫Fanny，很诗意的一个名，男孩叫多多，没那么浪漫。两人同时动笔，女孩用法语，男孩用中文，结果，男孩赢了，写的更快。汉字是一种审美文字，小弗米的‘米’，指大米，是中国人的主食，造型很美，让人想到小草，左右上下都对称。‘小’字也对称，一边一个翅膀，漂亮极了，我很欣赏这种美感。如诗如画，笔划之间，意味深长。我有一部本小说，翻成中文叫《沙漠》，我展示给在巴黎的一个中国朋友看，他说：沙漠两个字，好美，我喜欢这个书题。他喜欢字形，不仅仅是词义。我们要感谢汉字的创造者，感谢保留汉字的人们。后来又有了汉语拼音，既可拼写，又可象形，我认为这一特点将给中国人的大脑多添点什么。”

许钧接话说：“关于《沙漠》，我补充两句。这两个字里有景观，沙由两个部首组成，一个三点水，一个少，含义即：少水，缺水，这是沙漠的特质。漠由水和莫构建，莫即没有，漠就是没水。您看，景物都浸在文字里了。您说得对，汉字高妙，别有天地。”

我深受启发，说出我的感想：沙属土，小蚂蚁居于土里，最贴近世界之本。勒老选择蚂蚁，便扎根于土壤之中，画出淳朴的生命轨迹。圣经说，人来自尘土，归于尘土。佐以水，飘与风，头顶灿烂的阳光，在作家的想象与妙笔间旋舞，中西交糅，绘出了别具一格的五行图。透过蚂蚁，我看到了勒老作品的机杼，感出了汉字的奇特魅力。